

# 少年游 (四)

丁 驥 (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博士，洛杉磯加州州立大學教授)

## 庚款公費赴英留學

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一日由上海啓行赴英。

同行二十五位公費生。我們坐的是二等艙，二人一室，我與林超分據上下床位。林兄習人文地理，素不相識。他名氣很大，考試時同行說起，都認爲他必是魁首，未料爲我這程咬金取代。林兄亭亭玉立，風度翩翩，據說他在中山大學任助教之時，曾難倒系主任，時朱家驊（驕光）爲校長，對他特別賞識。後來林兄曾一度任他私人秘書，出任地理研究所所長。我們二十六人中來自中央大學的大約有六、七人，來自清華的也有四、五人。其餘如北洋、交大、北大，也不少。在考試之時，有幾個相貌特殊的，在點名入場之時，我看見過。一人面上有獨鬚一根，長約五六寸，懸於口下頸上。一人活像日本人，有兩撇仁丹鬚。一位女士身材稍粗，走起路來搖搖擺擺。這幾位也都考取了。二位是董鍾林、吳在東（上海醫學院），女同學爲何琴蓮（醫生）。

發榜後我第一次到庚款會，辦手續見到一位坐在當中沙發上，揮扇甚急，且叫工友替他買汽

水解渴。一位坐在對面單人椅上，一聲不響。我們三人早到，等候辦公室開門。下午一點，門開了。那位先生急忙站到窗口，原來他是來取回證件的。對面那位口角微微一動，略有笑意，我也選他一笑。他是王之卓，學土地測量。後來任交大校長。也是見到的第一位同學。王兄是一個十足的君子，要言不煩，甚有修養。過幾日在上海集齊開了一次會，舉出陳永齡任同學會主席。又到上海各界歡送留學生的大會。原來是各界爲了歡送吳鐵老的公子赴美舉行的會，與我們無干。在會場認識了同學林致平。他後來在臺灣任數學研究所所長。出場之後見到周宗蓮與童大墳。周習水利，湖南人說話絮絮不休，我們給他一個外號叫「周媽」。童兄，上海人紡綢掛褲，白綢長衫，習工程，我們稱他「公子」。此外習英文的俞大綱，我們稱她「大姊」以別於「大姐」何琴蓮。柯元恒，貌似甘地，因爲號。我與吳在東在船上擲繩圈比賽常常輸給他，又不會打橋牌，說他是「將遇蠶材」，叫我「蠶材」。我也還他一個「漿糊」。

杭先生來爲我們講英國的規矩禮儀，提及睡

覺之時，要穿睡衣者數次。我們也就戲呼杭公爲 Pajama。林致平兄口吃，急時更甚。楊人樞到了倫敦，豪奪強取了林兄一對景泰藍花瓶，林兄話未出口，他已取之揚長而去了。因此他的外號很不雅聽。伍啓元現任臺中東海法學院院長，乃經濟專家，故也有外號。丘玉池與邵象華同爲冶金工程專家，出雙入對。我們管邵兄爲「邵氏」。我屆二十六人，從來沒有吵嘴、鬧意見的事，真是二十六個人一條心那樣。

我們到英國時，各學校均已開學。同學個個都有學校可去，只有我一人落單。交涉了許久，才選了丁文江先生的老學校格拉斯哥。他的老師到過雲南，此時已作古了，不過系中師友，仍有記得他的。因我姓丁，他們以爲是他少爺。我是入地理系。起初不敢太奢望。見到史蒂芬先生不知應如何應對。史蒂芬寫過一本數理地理。在中國有譯本，我會讀過，也就順便告訴他。他問我的學歷，我說是燕京大學畢業，他說：「沒聽說過。」我說：「燕京與哈佛大學齊名。」他說：「哈佛？那裏有一個哈佛？」我說：「在美國。據說美國哈佛大學相當於倫敦大學。」他說：「倫

大我們這裏不承認。」我覺得此公真是有理說不清，移時他接下去說：「我們不知道燕京大學的程度，不過我們可以承認你的資格。你想讀什麼？」我說：「是地形學」。他說：「地形學？沒有聽說過！想必是自然地理吧！你想讀何學位？」我說：「博士。如不可能即讀碩士。」他說：「碩士不容易。」我又為之氣結。他又接下說：「我看你還是讀博士吧！」講了一番理由，真是碩士難，博士易，就讀博士吧！他問我：「研究什麼地方的地形？莫非是中國的？」我說：「我要研究的是蘇格蘭的，不是中國的。」他沉默了一會。說：「許多中國學生來此求學都是寫關於中國的論文，故此我才這樣問你。既然你要研究我們的地理，那就最好不過，不成問題了。」當日就收了我這個學生。

初到英國，英文結結巴巴，說得詞不達意。第二年開春，就漸入佳境。我結識了地質系的麥卡倫講師。他們對地形學沒有認識，連這個名稱都未聽說過。出去看見的現象，他們的解釋，總是不對的。有一次帶隊的巴比特教授說：「你們聽着，我們要丁來解釋這些我們不懂的問題。」又對我說：「丁，你教吧！」大家都好笑，我也當仁不讓，講了一遍。麥師說：「你講的有道理，只是出自何經典？」我就把美國一本書名告訴他。幾日後，他來說：「我讀了你說的書，你的解釋是正確的。」我說：「你在那裏找到那本書？」他笑了，「就在我們圖書館書架上躺着呢！」地質系主任是白利教授，乃世界權威，對阿爾卑斯山構造深有研究。我去聽他的課，只見他

憑一張地質圖，把那山脈生成經過講得活靈活現。什麼幻燈片、圖片都用不着。真是一切瞭如指掌。我又跟丁得爾教授學光性礦物學，十幾年後我在加大地質系任職時發現他們用的教本，仍是丁師那本書。提起白利教授，人人稱贊。所以對我這出之他們門下的學生，真是另眼看待。其實我入的是地理系，並不是地質系，不過我的這一行，非兼通地質不可，所以學到隔壁去了。

### 老師幫我建立自信

我有一次發現了一些極有價值的事實，回來告訴白利教授，他看了我的圖片、照片，聽我的解釋。點點頭說：「有一本雜誌你看見過沒有？」我說：「什麼雜誌？」他把書名幾期幾號告訴我，叫我到圖書館找來看看。說是與我所講的有關連。我即去圖書館找來看，原來是白利教授自己寫的發表了十年的舊文。上面所敘述的地形，就是我發現的，連照片的角度都一樣。我去見他時，他問我看了那篇文章沒有？我說：「你早已知道，何不告訴我，要我去找來看？」他說：「我想知道你是真發現呢，還是看了我的文章，才如此說的。至少我知道你是真發現了。不必洩氣。」我說：「我才不洩氣呢！至少我知道有時我的看法比得上你呀！」事後他對別人說：「丁發問時，你們要當心。他有時發問，後面有一大堆理由，等着你的毛病呢！」我寫下這些，想藉此說明，這幾位老師，幫助我建立了我的自信。我這兩年已經逐漸地脫離了我父親所批評的「語不驚人」的畏縮狀態，說話強而有力，也敢於爭論

。自己想到的，以前不敢說出來，現在不怕講出來被人笑。往往講得太多，成了大毛病。

第二年夏天我到北歐瑞典挪威去學兩樣知識。一是北歐的冰川地形，二是花粉分析。前者因為瑞典挪威冰川地形規模比蘇格蘭大。又有一位八十多歲的第耶兒教授，是北歐地質界的祖師爺。他以八十餘的高齡，還帶我出外實地觀察指數，真是難得。後者是因為愛德曼教授年紀輕輕，不過三十許，而世界聞名，特為去學他新發明的方法。我到他的坡中車站，他還親自來接，幫我提皮箱。這樣老師，世不多見。我到他處，已下午一時，早午餐都未吃。他却直駛到試驗室，立即教我他的新法，一直到了下午七時一切教完，我還當面實習了一趟，他才說：「想必你餓了吧！我們可以去吃飯了！」我餓了一天，甚是感激他如此熱誠教我秘訣，一點不漏。我教學生也是盡心盡力，都是受他們的影響。後來還到他丈人家渡夏一週。瑞典農莊的生活，也比我們好啊。

臨行之前第耶兒還給我一項差使，就是順路到瑞典北邊某地去替他研究新發現的冰川季侯泥。我一口允承。庶不知到達該地之時，所謂冰川泥，在一危崖之上，下臨江水，必需鑽崖成級，方可攀登。弄了一整天，我在崖中刻了我的名字，把泥層界劃，都一一劃好，照相為證。幾個月後，他來信說：「我已看見你崖上的簽名了。你的工作認真，十分佩服。只不過所劃的界線有一兩處不對。」以下他詳細地告訴我何處有誤，因何致誤等等。所以李四光先生把他的季侯泥，送到瑞典，請老先生鑑定，第耶兒把原件退還給

他，告訴他找丁某去認即可。其實那並不是季侯泥。李先生問我，令我為難之至。後來就不了了之，仍怕得罪老師也。

### 論文通過口試特免

一九三七年初春論文寫好，只差總論，心中焦灼，不知應如何下手。是夜做夢，見蘇格蘭西岸海水退盡，海底地形，瞭如指掌，喜極驚覺，趕快起來執筆疾書。至次晨已將總論寫好。睡了一天。次日持全稿去見史蒂芬先生。史蒂芬先生略微看後，即同我約好，每日早晨去見他一小時，他與我把論文的英文內容一字一句的斟酌，遇到意見不合之時，他必反覆與我辯論，或照舊或更改重寫。如此步步為營，把全部論文看完改好。再付打字，裝訂成冊。請了幾位閱卷官，把論文個人資料都寄去。再定開會日期，以後口試。一個月後史蒂芬先生向我賀喜說：「論文已通過，口試特免。因為閱卷各人都同意說論文內容很多是新技術新材料，他們並不在行，不必口試。」三年求學，就此結束。論文總論一篇，事前已在瑞典地理學報發表。其中另外兩篇也在英國雜誌上出現。事前已有文章發表，對於學位的頒予，也有幫助。

在外讀書遊覽，見識日增。這三年正是英國富強康樂之時。美國正鬧不景氣，歐洲則戰雲瀰漫。所在的蘇格蘭，似乎離得很遠，平靜如恒。我足跡遍蘇境，與此地方生了感情。當時在外對人說我要回家了，他們以為是回中國，而我說的家是格拉斯哥，因此他們戲稱我為「麥丁」，意

即「丁氏之子」也。蘇格蘭、愛爾蘭都有不少的世家冠以此姓的。麥美倫就是「美倫氏之子」之意。一次在西岸一小島考察，出外到天黑還未回旅館。這島並無警察。每年由大陸來一警官巡視兩三次而已，故此全旅館的人組織起一尋人隊，持電筒火把出來找我。那天我在海邊探險式的由崖頂下到崖中間一塊懸空的平臺之上，那臺稱為「豬之樂園」。遠遠可以望見，很少能涉足的。我因看地形，不到不算數，故大膽下去。不知下易上難，試了好幾次，都上不來。一直到日落大西洋中，才爬到崖頂，累極了也就席地而臥，不料竟睡着了。醒來天黑，才趕快覓歸旅館之路。因早上我說過要去「豬圈」，旅館的人就由此路尋來，正好遇上，他們真是高興到跳起來。工作完畢，臨行之前，全旅館主人、客人都一齊出來送我，攝影留念，而且升起國旗。他們不知中國情形，拿出來的是大清龍旗。一人說你名叫「龍驤」，這是你的旗。此人略識中文，龍字是認得的。蘇格蘭航海客甚多，不少是去過中國的。在另一處旅館之中遇到一家出來渡夏的，老者名費格遜。那一天我在外工作，歸途遇到大雨，回到旅館，衣履盡濕。費老先生，叫他兒子過來與我背對背站着，發現老二與我身材相等，即命老二把他的衣服襯衣、裏衣、短褲、襪子及西裝全套，拿給我換。把我的一齊放在小爐邊烘。事後除了外裝一套，其他全部送我。我起初本不肯換穿別人的衣服，可是我沒有帶另外一套西裝，費老先生說：「你非換不可，非換不可，不然要得肺炎的！」費老是清朝末年過過中國的。

在木耳島上遇見一個阿伯丁來的商人。阿伯丁是蘇格蘭東岸一個以哥夫球場出名的城市，據說阿伯丁的人最小氣，一毛不拔。甚至賣的照片明信片，有一張是阿伯丁大街，在國旗日，上面空無一人。（國旗日是彼邦捐錢做慈善事業之日，那天有人沿街賣國旗扣針，故稱國旗日。）這位阿伯丁人說：「你到木耳島來勸查，沒有車，怎行？」我說：「全憑兩隻腳。」他說：「你知不知道這島有幾十哩？又是大山，你能走？」我說：「這是我這一行的災難，必須渡過的。」他說：「我有私家車，每天我陪你去你要去的地方，你做你的工作，我也遊山玩水，如何？」我說：「好！」他說：「你不會再相信阿伯丁人小氣了吧！」我笑了，告訴他：「我一定每次替你辯護。」以後他陪了我六天。把工作結束，定了後會之約。不幸後來我未能去阿伯丁，就未再見過他。

### 荒島妖洞海水作怪

在蘇格蘭郊外，要是口渴你可以到一農莊向他們要牛奶喝。他們會給你一大缸，新擠出來，尚是溫的，不收一文。在英格蘭你去要，他們給你一杯，一面遞，一面說：「兩毛錢！」這就是「英吉利是」與「斯可提是」人之不同。蘇格蘭人性情忠厚對人熱誠尤其是西岸那些島上居民，看見一個中國人，真是如獲至寶那樣，問長問短。這些島往往在聚族而居。在歷史上，彼此常有戰爭，譬如麥美倫，就與麥克老是世仇，族鬥也不知多少回合。他們同我講起來，有聲有色。我還去過一個荒島上，在海濱洞穴中過夜，據說此洞

有妖精，某一族長在其中被妖精殺了取頭而去。我在洞中之時，並未見到什麼怪異。夜間確有聲音，由洞中傳來，似為一老人呼喚的嗚嗚之聲，繼之以尖叫西西的笛音。聽了這重覆不停的音響，悟出海濱地形的一番道理，「嗚嗚」是海水衝入石頭裂罅，空氣受壓的聲音，「西西」是海水一退時高壓空氣射出去時的聲音。由石中傳來，洞中聽見就想像為妖怪了。是年六月我得到了博士學位。典禮舉行後之次日，我就離開格拉斯哥，乘車南下到倫敦。住了數日，經過法國、比國、德國、波蘭去蘇聯。這些國家，各有其格調。我的印象是法國、義大利社會很像中國。人是樂天派，次序則十分零亂，不大守法。馬路上交通有些嚇人，（臺北或更有過之）。德國則生活沒有色彩，過於嚴謹，似乎有一層恐懼蒙在人的心中。也難怪，那時德國在希特勒已黨下，人人都提心吊膽，言行謹慎。到蘇聯時路過波蘭，沿途似乎都是荒野，一小時火車沿線，只看見一隻牛，究竟是窮國。到蘇聯入境換車，即覺冷酷。

西歐國家遊客甚多，我不必再重覆各地風景名勝之類。中外上報導也讀了不少篇。倒是蘇聯情形，值得一提。因為那時史大林當政，國人去的，很少是遊歷性質，他們的看法未必與我相同。而且一九三七到今天已過了五十年，看來還是那樣，一點沒變，中國共匪還跟着尾巴走了四十年，真是不讀歷史，一味盲從，如法泡製，把中國搞得像俄國，真是可悲可恨。

### 地質學會在蘇開會

一九三七年七月，世界地質學會在莫斯科舉行。我因回國之便，經此參加並宣讀論文，十八日夜半抵俄境尼格羅衣(Negoro)。由波蘭來至此換車，經鐵絲網二十公里厚的邊界入境。俄式車箱是舊日藍鋼車，久未修理，甚為污穢。車窗均已釘死，車內空氣不佳。惟有俟其到站之時，出外略吸新鮮空氣而已。次日下午三時抵莫斯科。車方停，已有人前來覓丁教授博士。乃旅行社之人，當即收下我之行李。又囑其同來之人，引我出站，乘車逕赴莫斯科酒店。店乃新建，皆取材於帝俄時代之建築物，故甚輝煌，凡十六層。我居室在第七層，室內佈置尚佳，惟行李未來，故無法換洗。久之仍不見其至，乃下至管理處詢問，不得要領。入住之時，管理者已將我之護照、車票、每日膳券全部收去。我說這都是私人之物，何以要交他收藏，管理員以規例如此為答。以後每日三餐，必先向他要飯票方可入座。藉口為我保管，實則令我不能隨意行動而已。如因故在外吃了一頓，此管理員還要問我在何處吃？為何不回旅館吃？等等問題，十分可惡。

### 共產黨徒誇大宣傳

我國代表團有翁文灝先生，時翁氏隨孔特使赴英參加英皇加冕典禮畢，即順便訪問德、俄、義三國，故來蘇聯。團員有黃汲清、李廣揚、裴文中、朱森四人。我是私人參加。此次到會者全世界不過千人（報載四百人），而蘇聯宣傳有本國地質學人共兩千人，誇張之甚。他們把地質系的學生，礦上的工人及在地質方面工作的人員，都加入了地質學會，其中也許還有特務偽裝的。這些一概稱為「幼年地質學者」，所以弄了一千人之多。這是共產黨的特殊技能，專門騙人之一例。

廿一日大會開幕。主席古比金(Gubin)乃列寧之老友。發現古妓涅妓鐵礦區之人，演說蘇聯煤藏，儲量驚人，事後研究，知其扭曲估計標準，我國認為不可採之礦，蘇聯均認為可採，故稱居世界第一也。據他們研究煤有十種。當時也是驚奇，仔細研究，方知又是誇大狂作祟。只要煤中有小異，就算新種，選說是史大林領導之下，偉大的發現。演說至此，每提史大林，必定全體肅立，真是要命得緊。

大會之後為分組會，以各國代表為主席。聞史大林指示曰：「這些人來自資本主義國家，我們不能稱之為同志，這些人莫不皆是布爾喬志亞。我們不能稱他們為先生，但可以他們的職位學位稱呼就行。」故此，我們被稱為「教授博士」，不論你是誰，皆如此稱。到列寧格勒旅行之時，還特備專車，每上下車，車掌立正敬禮如儀，令我感到虛偽。

蘇聯藉此大宣傳，故招待節目，真是豐富。參觀各處都是宣傳他們的成就。統計圖無不直線上升，我不免閒話一句，說：「直線上升，理當如此，只是有些太直了。如有幾個彎折，豈不更像真的！」兩位蘇聯導遊的小姐，趁左右無人之時向我說：「您這些意見，不宜在此發表。」

那時德、義兩國，未派人來參加，頓受攻擊。報上說，演說的人也說，德義獨裁國家為人民

公敵，像這樣一個科學和平的世界大會，都不屑參與，乃是野蠻之極。因此對我們這些參加者特別款待。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舉行國宴，這一次真是盛況空前。官方出席的有莫洛托夫、李維諾夫、加倫將軍（未幾即被清算）、鮑羅廷（莫斯科報主筆），還有些名字我不認識。史大林只是在高臺上出現，舉手為禮。又是古比金致辭，提了史大林之名十餘次，我們也起立舉杯十餘次，真是大開政治把戲的眼界。在美國捧音樂家、歌唱家、名女伶才有起立致敬的現象，這裡用到捧領袖去了。我看桌上擺的是山珍海味（鹿肉、魚子），酒有五色（紅、橙、淡黃、深醬、無色）。一切刀叉杯盤、香煙糖果，都是俄製，道地國貨。水菓一項有西班牙的小橘子，乃蘇聯以軍火供給西班牙人民戰線，對抗佛朗哥換來的。吃它就如吃西班牙人的血，只有這一件是洋貨。我們中國就不如了。宮殿當然堂皇之至。未及門，裏面守衛警鐘即鳴。過護城河進得宮內那大理石臺階中的紀功碑，刻滿了蘇維埃的功臣，不識俄文，不知是些什麼人物。高碑金字，留名抑是遺臭就不知了。

場中懸了許多標語。其中一條我特別記錄下來。今日大陸的徒子徒孫應該讀才對！

「史大林曰：科學之為科學，在其不崇拜偶像，不懼脫離舊說腐論。而於謹慎之中，接受經驗與切實之言論。」

## 地質變成動物學會

我們在列寧格勒市政府，又受了一次大招待

。這一次大家沒有了那些官吏將軍在場，天高皇帝遠，大家盡興。醉翁甚多，抱起嚮導，又吻又舞，一時地質學會成了動物學會！

廿九日大會閉幕。各國代表作鳥獸散。我則準備經西伯利亞回國，由海參崴乘船到上海。有些老美則留在莫斯科算是會後旅行，專找女人，只有老美如此，歐洲人也看不慣。在莫斯科我們看見的是歐洲蘇聯，不是亞洲蘇聯。西伯利亞就與莫斯科有天淵之別了。共黨執政已二十年，三個五年計劃，再不行也應該有點建設。說建築、修橋、開運河種種，並非一定要共產黨才能做。所以我平心而論只覺得歐蘇建設如此，是正常進步，也應該如此。只是看了他們的文化活動覺得是比較特出。如舞臺藝術的確高人一等。建築物方面，固為凡公共建築，都禁止外人拍攝之故，我沒有照。蘇聯實在也沒有什麼私人建築，值得照相的。論設計則平平而已。

當初列寧執政行新經濟政策，不幸他死了。史大林繼位以後一概打消，代以公社之類的中心計劃經濟。幾次五年計劃以來，社會民生還是不如中國。不知道那些共產信徒，如何又會照樣翻版，重新走蘇聯的死路，是何道理？我想來想去他們只憑一張嘴能說善道，辯不過就亂來喊打喊殺，真是五德盡喪，四維皆缺，竟然仍有些海外知識份子還要替他們「行道」，實在可悲。連我們尊敬的學人、院士者也有如是者，就沒有廉恥了。

在蘇聯用盧布。一盧布換一百可比，猶是一元、一分之例。官價，即遊客價，是一美金五盧布。那時我國大洋二元值一美金。故此老毛子一

個盧布是大洋十元之巨，簡直是荒唐。當然蘇聯硬性如此規定，你要與他交易，只有接受。蘇聯能維持這匯率是（一）不準出口盧布，出外即成廢紙（二）私運盧布出境者入獄或處死。（三）黑市犯者處徒刑或死刑。盧布本是一張紙，政府可以濫發，不夠就印好了。每個工人月薪可以高到二千盧布（官價美金四百元），所以在國際上宣傳說他們工人待遇是世界第一的。其實這些工人拿了二千盧布有什麼用呢？他買不到東西。連買麵包都要排隊，還有什麼可買？他又不能匯到外國換外匯，所以不值一文。每年要繳稅二千盧布，收入少的負擔不起（如華僑）。在俄國吃一餐飯，買一包香煙，只要五盧布，一個月用五百盧布就可以維持生活，多的錢，只好收在樟木箱裏而已。有些人積了幾年，花錢建屋自己居住，也算是享受了。翁文灝在德國與蘇聯研究他們的經濟政策，說德蘇政體不同，其經濟手段是一樣的。他後來想出來的金元券，大概受到這種影響。金元券的失敗是由於它在國際市場仍可交易，上海香港兩大漏洞沒有杜塞，共區前線更是無法關起門做交易。東西有得賣，所以發生動搖人心的搶購。我在莫斯科時，有一位蘇聯人看見我的自來水筆給我六十盧布交換。一套上海製的西裝，換得七百盧布。本來我用盧布必須有用美金換盧布的證據，可是你用來做零用，也無人去查問的。我們是「換」不是買賣，所以無可加罪；實在不得已，就說他送的。據說黑市是美金一元值盧布四十。

蘇聯敵遊客竹槓，加了八倍的價錢，這一套中共也學會了。（下期續完）